

Guardians of Red Files

# #生死守护#

1号红档

一段“1号红档”的惊心往事  
一群地下守护者的传奇人生

# #1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高渊 著

Red Files

# # 生死守护 #

HI!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高渊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死守护/高渊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21

ISBN 978-7-5321-8083-7

I. ①生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157743号

发行人:毕胜

责任编辑:李伟长 李霞 于晨

特约编辑:乔亮

装帧设计:丁旭东

书名:生死守护

作者:高渊

出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印刷: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12.375

插页:2

字数:222,000

印次:2021年8月第1版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 : 978-7-5321-8083-7/I · 6402

定价:58.00元

告读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序章

当这十几个人开始他们极为冒险的“接力”时，上海已经成为各地冒险者最青睐的城市。20世纪初，在不少中国人或外国人看来，上海之所以值得冒险，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可能一夜暴富、出人头地的地方，最不济也大致可以谋生。

这时候，不少犹太商人已经在上海发达，沙逊和哈同成了从不同路径晋级富豪的典范；日本人在虹口聚居，他们似乎想把那里弄得像小东京；很多印度锡克教徒在上海当起了“红头阿三”，主要就是拿根棍子管管交通；另外还有上万白俄移民来到这座城市，他们中大多数很贫穷，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妓女和乞丐，但也有些在霞飞路上开了不少商店，营造出还算优雅的欧式氛围。

当然，来上海更多的是同胞。这些成千上万的涌入者，主要来自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安徽和山东，前两个省份更是占了

大头。他们中，有的人腰缠万贯，来此是想获得更奢侈的生活；有的是落魄政客，想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；有的是地痞流氓，来参加中国最有权势的帮会；有的是多少读了点书的摩登女郎，来此寻找梦想中的自由生活，但也有人被卖到妓院。当然，更多的是赤贫阶层，他们觉得这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糊口或许没问题。

但这十几个人不是这么想的。

他们在上海冒险的目的迥异于其他人，他们把自己隐藏在这个城市的弄堂里，多数还组成普通家庭模样，但求越普通，越平常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日子过得越不起眼越好。这么做，只为了身边那些神秘的箱子万无一失，“备交将来”。

或者说，他们的目的是深埋那些箱子，但为此必须深埋自己。

那些箱子似乎没有准数。一开始是二十多个，后来一度被压缩到五个，但最后又回升到十六个。箱子里具体装了什么，是这十几个人最讳莫如深的。若非妻子家人是同道中人或早已知情，那也是绝不可透露的。

对于箱子里的这些东西，他们中有人会在里面小心翼翼地夹上一些烟叶，以防霉变；有人会一年四季在房间里生着火炉，那是为了万一被敌人发现，可以及时投入火中销毁；有人

每天半夜拉紧窗帘，取出箱中之物誊抄在小纸上，这能尽可能压缩箱量，以便隐蔽保存。

箱子里装的是历史。

这些箱子叠加在一起，有一个正式名称：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，简称中央文库。这里保存着两万余件中共中央 1922 至 1935 年的珍贵文献，较完整地反映了 1935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、中国工农红军、中华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活动情况。

特别是 1930 年 10 月后，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使用“存文组宣毛”的代号。“文”指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，就是中央文库；“组”指中央组织部；“宣”指中央宣传部，后来改为特委；“毛”指共产国际。也就是说，中央秘书处收到文件后，都要送一份给中央文库。

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万多件中共中央文件，它们是库藏主体。内容涵盖了党务、军事、政权建设、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青年运动、妇女运动等，比如有中共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，有中共中央对各地方和各部队下达的指令性文电，有中共中央政治局、中央委员会等各种会议记录，还有中央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军委、中央特科、中央秘书处等单位的业务文件。

另一部分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文件，其中有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宪法大纲》《土地暂行法》《劳动法》，临时中央

政府《对外宣言》，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《布告第一号——政府成立及名单》等。

第三部分是中国工农红军文件，包括红军总部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，红二、六军团的文件，内容有军事编制、作战、后勤、军需生产和扩军等，其中有1928年《朱毛致中央信》，1930年《中国工农红军编制条例》，1932年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、总政委周恩来、总政治部主任王家蔷（王稼祥）告全体红色战士书》等。

第四部分是领导人文稿。主要有毛泽东的《宁冈来信——在湘赣两省白军围剿中的军事党务工作》《进攻长沙不克的原因》等；周恩来的《冠生第二次来信——对顺直省委改组的意见》《周恩来报告——前线指挥问题》等；刘少奇的《关于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》《巡视北京工作报告》等；朱德的《朱德来信》《朱德、彭德怀、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》等。

第五部分是中共在“白区”的文件，包括党务、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青年工作、妇女工作和军事斗争等内容。其中，中共上海区委上报中央的文件、资料，占各省委上报文件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最后一部分是“苏区”文件，包括中共苏区中央局、鄂豫皖中央分局、湘鄂西中央分局文件等苏区党组织的文件，内容多为党的建设、武装斗争、根据地的开辟、政权建设和生产

等。其中有1927年《湘粤鄂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》《鄂南黄赤光报告——鄂南暴动与党的领导问题》；1928年《毛泽东报告湘赣边界军事党务近况》；1929年《鄂东北特委组织问题决议案》《红五军和平江、修水胜利及瑞昌、阳新的失败》等。

为了守护这些箱子，这十几个人陆续走到了一起。不过他们并不处于同一时空，而是经历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年的生死接力，一直到1949年5月底，上海解放。

在党内，他们原本有自己的职务和工作，有的是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，有的是1921年入党的资深党员，有的是交通员，但为了管好这些箱子，为防不测，组织上要求他们不参加支部会议，不参加群众集会或游行，不参加散发传单，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活动，少与外界接触，以免暴露。

他们的公开身份，也转换成了公司雇员、商店店员，或在学校当教师，有的跑单帮、摆杂货摊，有的充当二房东、老板、佣工、娘姨等社会角色作掩护，使敌人难以察觉，邻居也无从知晓。而且，党组织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不过问文库的工作。

他们中，有一位年仅三十多岁的“张老太爷”，负责中央文库后受周恩来直接领导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、政务院副秘书长、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；

有一位身形瘦高的“瘦子”，当时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，他和妻子一度共同保管中央文库，后来先后奉调去了延安；更有一位当过省委书记的“商人”，出狱后到上海养病，却受命承担起了守护人的工作，五年后贫病交加离世……

每遇险情，中央文库必须搬迁；每换一次负责人，也要搬一次家。二十多年中，文库在上海滩辗转搬迁近十次。这些深埋的守护者，想尽了各种搬迁方式，用过三轮车、黄包车、独轮车，也曾把文件拆箱，用竹篮、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手提步行搬迁。

那些年中，中央文库前后到过戈登路（今江宁路）1141号、恺自迳路（今金陵中路）顺昌里、小沙渡路（今西康路）合兴坊15号、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某处、新闻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、康脑脱路（今康定路）生生里、成都北路974号……日军占领上海期间，文库还多次辗转于富裕人家的花园洋房、普通市民的石库门房子，以及学徒工的亭子间等，确切地址已经无法考证。

“如可能，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，一份存阅（备调阅，即归还），一份入库，备交将来（我们天下）之党史委员会。”

那些年中，中央文库守护者每次开箱整理，都能看到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写下的这段话。

那是1931年初，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查用文件。他发现那里保存的文件、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，当即要求进行分类整理，并嘱咐陪同的秘书处负责人：“在文件整理方面，你们可以找秋白去谈谈，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。”

瞿秋白欣然同意，很快写出一个比较系统的《文件处置办法》，并在总注中写下了上面那句话。“备交将来”是对中央文库档案价值的高度肯定，更是对档案守护者们的郑重嘱托。

那十几位深埋上海的守护者，在二十多年生死接力中，让他们甘冒风险、清苦度日，无悔为之被捕甚至殉职的信念，或许就是深埋他们心底的这份托付——

备交将来！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001 | 序章      |
| 001 | 第一章：三一年 |
| 040 | 第二章：黄包车 |
| 083 | 第三章：明月坊 |
| 124 | 第四章：老虎灶 |
| 166 | 第五章：霞飞路 |
| 200 | 第六章：合兴坊 |
| 236 | 第七章：番薯粥 |
| 272 | 第八章：药水弄 |
| 310 | 第九章：殉道者 |
| 345 | 第十章：过街楼 |
| 379 | 尾声      |

## 第一章 三一年

陈为人出狱了。

下了将近一礼拜的雨，终于收住了，但天还是阴阴的。1931年11月的上海已经颇有寒意，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子一早就在监狱外等候，一头朴素短发，圆圆的鹅蛋脸，肤色甚白，是上海滩常见的少妇模样，手上拿着一件加厚的棉布长衫。

龙华监狱厚重的铁门略略开启了一点，仅容一个人出入。缓缓地，门内走出一个清瘦的男子，看上去年纪不过三十岁左右，长身玉立、眉目清秀，只是脸上带着病容，眼睛似乎不太适应并不算很亮的室外光线。他的脸上看不出欢喜还是悲伤，他甚至没有算过，这是他第几次出狱了。

十多年前，他一度在北京追随陈独秀，跟着这位倔强而刚烈的先生到处演讲、发传单。有一次，他问先生：“这样做怕

不怕被抓进牢房？”他记得先生微微撇撇嘴，看了他一眼道：“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，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，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。”

这回，陈为人又一次在这个“摇篮”里待了半年多，“摇篮”给他的馈赠是麻木的双腿和严重的肺病。此时，短发少妇已经快步走到他跟前，一边帮他穿上棉布长衫，一边轻声问：“我们回哪里？”

陈为人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一辆有点破旧的黄包车已经停在他们跟前。车夫甚是机灵，一看陈为人行动不便，立马紧跑几步，蹲下说：“先生不要湿了鞋子，我来背你上车。”没等陈为人说话，车夫已经不由分说背起他，轻轻放在了车座上。

陈为人虽是湖南人，但十几岁就来到上海，对这个十里洋场并不陌生。他知道遇到下雨积水，有些殷勤的黄包车夫会把客人背上车，这样可以多要点小费。但对于他这个刚出狱的人，这个车夫居然也如此，有点出乎他的意料。

不由地，陈为人打量了一下车夫。他不像很多车夫那么精瘦，黑黑壮壮的，年纪大约在四十岁左右，右手小臂的衣袖空空如也，似乎是条断臂。

“太太也一起坐上来吧，可以照顾照顾。”上海滩的规矩是，黄包车一般只能坐一个成年人，但这个独臂车夫似乎看出陈为人身体不佳。少妇也不客气，刚坐上车，车夫又问道：

“先生太太去哪里？”少妇用询问的目光看了陈为人一眼，“去徐家汇吧，这地方待久了，去转转。”陈为人道。

“到徐家汇去天主教堂吗？原来先生也信洋教。”车夫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，说话间已经小跑了起来。

陈为人笑笑没答话，他发现车夫左手抓着车杆，用粗麻绳把两根车杆绑在腰上，拉车甚是麻利，说道：“你用一只手拉车不容易啊。”

独臂车夫大声笑着，说：“小时候跟村子里小把戏摔跤，把手摔断了，我们泗阳老家不像上海，哪有好郎中，看了好几个月，最后都化脓了，只好像猪蹄髹一样一刀砍掉咯。”车夫说得轻描淡写，就像在说别人的事，看起来经常会有客人问他。

陈为人趁他讲话，凑到少妇耳边上轻声问：“慧英，这辆车是你叫的？”

“他最近一直在我住的弄堂口等生意，我坐过两三次。今天早上出门，他看到了就来兜生意。我想龙华这里太偏，黄包车不好叫，就坐他的车来了。”韩慧英同样把声音压得很低。

见独臂车夫一时没话了，陈为人又找了个话题：“你这样拉车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铜钿？”

“我六年前从乡下到上海来，除了会种田，什么也不会。还好有一把子力气，正好有个认识的同乡在拉黄包车，原来搭

班拉车的生毛病拉不动了，就叫我跟他一起拉。一个人从鸡叫拉到下半日，换个人再拉到鬼叫。”

独臂车夫东拉西扯，正是陈为人想要的，他再次凑近韩慧英：“最近你住哪里？”他们夫妇原本住在北四川路的一排石库门沿街的铺面房子里，公开登记的是一个毛巾店。但半年前他被捕后，韩慧英也立即搬离了，这是陈为人在狱中就听到的消息。

“你被捕后，我带着孩子东躲西藏，换了好几个地方。现在住在一个远房表姐家里，但她家只有一个亭子间，她还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儿，加上我和爱昆，已经住得没有转身的地方了。”

若非韩慧英主动提起，陈为人都没顾得上问两岁儿子的情况。因为这个有点奇怪的独臂车夫的出现，让他只能先挑最重要的问。

北四川路永安里有一幢单开间的三层石库门房子。时近中午，底楼客堂间里，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，放下正在翻阅的上海地图，走到后面的厨房，系上围裙准备做几道淮扬菜。

楼梯上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匆匆走下，那男子马上叫住他：“润弟，有空的时候帮我去买一包刮胡子刀片。”那青年人没反应，径直往后门走去。男子想起他左耳失聪，快步走

到他身体右侧，指指自己胡子拉碴的脸，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，又加了一句：“我带来的那几把都剃坏了。”

“好的七哥，我现在就去买。”青年人停住脚步，回头微笑点点头。

他熟门熟路地走出弄堂口，来到拐角的一家烟纸店。店家拿出好几种刀片，让他自己挑，这把他难住了。虽说七哥已经来这里住了小半年，其间深居简出，白天极少出门，经常托他办点事，但买刀片还是头一回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买了一包中等价格的。

回到家，七哥正在小厨房里忙，便把刀片递上。七哥一边切着菜，一边抬头看了一眼，抱歉地说：“我的胡子又粗又硬，这种普通的刀片刮不动。是我刚才忘了告诉你，要买老人头牌。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去买一下，这包刀片你留着用吧。”

在润弟眼中，这个七哥英俊严肃又和蔼可亲，令他从小就对七哥又爱又畏。七哥比他整整大十岁，在他们这一辈十四个堂兄弟中，七哥排行第七，润弟则是老小。不过，七哥并不管他叫“十四弟”，因为他的字是润民，所以叫他润弟。

润民知道，路边小烟纸店一般不进较贵的老人头牌刀片，只有百货公司才有。正好他要去趟书店，便再次走出后门，到弄堂口叫了辆黄包车。

坐在车上，回想跟七哥七嫂一起居住的这小半年，一种满

足感油然而起。虽然，那天深夜的造访，让他惊出了一身汗。

1931年5月间，润民即将从上海法学院毕业，一天夜已深，正在准备论文，而妻子和两岁的儿子早已入睡。轻轻地，后门传来两下敲门声，来访者显然不希望打扰隔壁邻居。润民从当做书房用的二楼亭子间窗口探出头去，只看到一男一女两个身影，便问了句：“谁啊？”

那个男子马上抬起头，对着窗口低声说：“润弟，是我。”这才看清，原来是七哥。喜出望外的润民一溜小跑下楼，打开门刚要说话，那男子示意他噤声，随后两人一起闪身进门。润民这才看清，七哥穿着一件藏青色单长衫，一旁的青年女子也是一身做工考究的深色衣服，难怪刚才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不清楚。

“润弟，我们先到客堂间坐坐。”没等傻站着的润民回答，七哥径直走进了客堂间。随手关上门后，七哥指着身边的女子说，“这是你七嫂，你们还是第一次见吧。”一边放下手上的皮箱，一边拉着润民在身边坐下：“这么晚来，没吵到孩子睡觉吧？我们估计要在这里住上一阵子，三楼随便给我们安排一个小房间就行。但你要记住，我们来这里的事，你一定不要跟外人说，也要叮嘱家里人不要外传。”

七哥说话时，是润民最熟悉的严肃但不失亲切的表情，打小虽然相处时间不长，但在他心中，这个七哥是个既能做大